

高占祥
著



玩火

毀人自毀
玩火自焚

要说这“人欲”最险之处，就是那“权”、“钱”、“色”三种。正如五行“金木水火土”相生相克一样，这“权”、“钱”、“色”也可以互相生发：“色”能诱人，换得“钱”来，“钱”能行贿捐官，买“权”在手。可是这些一旦侵害了民众的利益，那么结果只有一个：玩火者，必自焚！

高占祥
著

玩



AP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玩火 / 高占祥著. -- 北京 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4.5

ISBN 978-7-80769-632-2

I. ①玩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92205 号

玩 火

著 者 | 高占祥

出 版 人 | 田海明 朱智润

选题策划 | 邢 楠

责任编辑 | 邢 楠

责任校对 | 邢 楠

装帧设计 | 原色设计 赵芝英

责任印制 | 刘 银

营销推广 | 赵秀彦

出版发行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120 64267397

印 刷 |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010-89591957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695×995mm 1/16

印 张 | 22

字 数 | 338 千字

版 次 |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80769-632-2

定 价 | 32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- 一、罗明阳募钱记..... 1
稠繁县里惹愁烦 / 档案袋里的子弹 / 滨湖募钱遭冷
语 / 神秘来客求募钱 / 异国他乡多奇遇 / 雅贼设计骗
钱款 / 阴霾散去霞满天 / 尾声
- 二、玩 火..... 56
失窃引发离婚大战 / “奇人张”的预言 / 封条给他下
马威 / 诗稿结怨小人 / 逼得夫妻亮相 / 兄弟联手施奸 /
不幸中的大幸 / 把玩一下打火机
- 三、权钱色怪相图..... 91
刺婢狎婢 / 天象天命 / 棒杀棒杀 / 廉吏污吏 / 戏里戏外 /
美人美宅 / 父贪子贪 / 赌场官场 / 灭口灭迹
- 四、钱 鬼..... 141
势压皇亲 / 破财消灾 / 爱的追逐 / 钱可役鬼 / 拒婚殉
情 / 喜日挂红 / 缘客一面 / 兄妹同仇 / 母子斗法 / 江
河日下
- 五、贿 祸..... 172
五高盛会 / 混账知县 / 马踏幼童 / 驿馆作恶 / 智斗胡
来 / 怜子结怨 / 厚贿“钱魔” / 钱魔噬人

六、神 钱····· 198

天现异象 / 陈抟谶语 / 选秀风波 / 浩劫降临 / 夺宅之恨 / 守礼丧妻 / 平遭暗算 / 罪恶出猎 / 激发兵变 / 凤仪择夫 / 郭威称帝 / 南北争锋 / 世宗旧情 / 周元通宝 / 补白

七、“钱愚”三传····· 253

独夫暴虐 / 昏君惜财 / 萧衍建梁 / 胜负之别 / 诗绝千古 / “四凶”作恶 / “钱愚”谋逆 / 舍身空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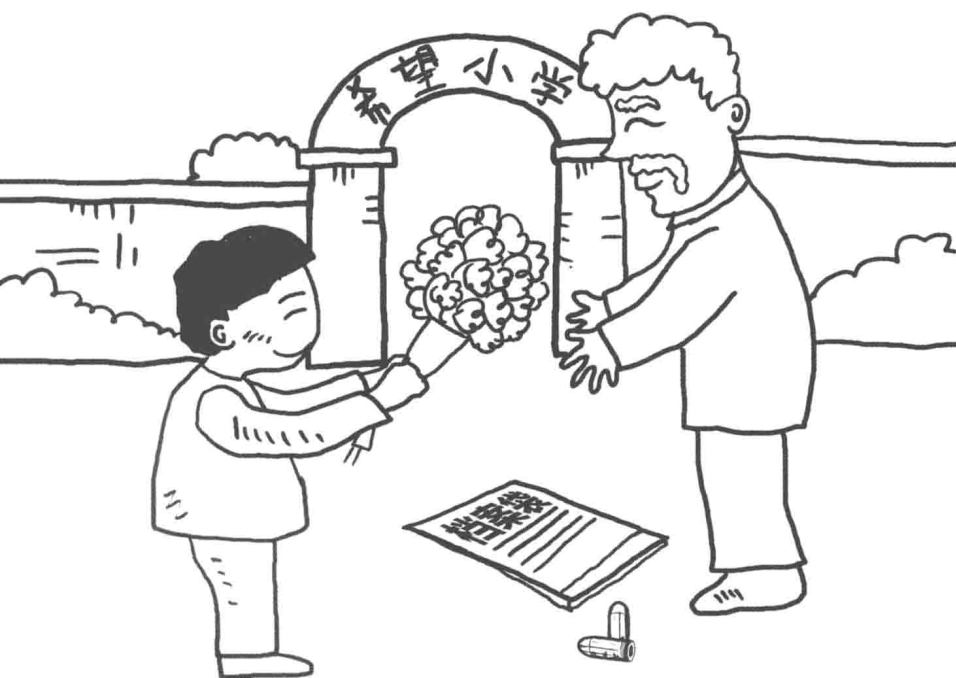
八、钱 眼····· 287

索妃之辱 / 御梦之惊 / 封赏之争 / 树威之刑 / 吮痈之丑 / 坟前之戏 / 金钱之祸 / 临终之旨 / 梦碎之寒 / 佞臣之死

九、谗 刀····· 322

选妃遭拒 / 中途谪变 / 移花接木 / 驱子边境 / 进谗易储 / 陷忠暗圈 / 大开杀戒 / 鞭尸惩恶

一、罗明阳募钱记



正是暮春的天气，和风拂柳，花香醉人。罗家小院里，龙爪槐上的槐花正在纷纷飘落，像洁白的雪片一般铺满了青砖地面。这是一年四季难得的融怡天气，然而，一个身形伟岸的老人，却紧锁着眉头，点起一支烟，闷闷地吸着。他就是原H省省委常委、宣传部长罗明阳。

稠繁县里惹愁烦

只听一阵轻盈的脚步声传来，罗明阳紧忙想掐掉手中的香烟，但还是被女儿罗婕发现了，女儿娇嗔道：“我说爸，你身体不好，不是早就戒了烟了吗？怎么又明知故犯！”

罗明阳像个做错事的孩童一样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对女儿说：“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嘛！”话没说完，女儿就冲过来抢过香烟，掐灭后扔进了垃圾筒里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父女俩的声音惊动了罗明阳的夫人何敏，她也关切地来到院中，和女儿埋怨道：“都是去什么稠繁县采风带回来的魔怔，‘稠繁’，听这名字，你爸爸回来就又愁又烦的。按说退了休，就该享享清福了，还管那么多做什么？”

罗婕急切地问：“爸，你到底在哪遇见什么事啦，这几天一直心事重重的？”

罗明阳只好把事情的原委详细地讲给母女俩听，他的思绪也随之回到了一周前的采风旅程。

暮春时节，在江南早就花残红雨，柳暗青烟，布谷声声了。但在危峰乱叠，摩云参天的晋陕边界S省稠繁县，仍旧是积雪覆盖，余寒犹厉。

一辆旧客车载着数十名H省文艺家万里采风团的成员，颠簸在通往县城的盘山公路上。狂风嘶吼，卷起沙石、雪团、黄尘，劈里啪啦地击打在车顶车身上，强劲的旋风把车子刮得几番凌空而起，仿佛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。乘客前倾后仰，风声似狼嚎、似虎啸，令人神悸魂颤。不少女演员开始晕车，张开塑料袋口，哇哇呕吐。

好容易熬到风暴停息，车子行驶也平稳了，车厢里便活跃起来，有的

说：“我的妈呀，大风差点把咱们刮上天去。”

有的开玩笑：“风魔真不够意思，大概不欢迎咱，就给客人来个下马威！”

这次采风团名誉团长正是由罗明阳担任，他见此情景，慨叹道：“唐代边塞诗人岑参‘一川碎石大如斗，随风满地石乱走’，写得真是精彩极了，不身临其境，焉有佳作问世？”他又扭头对全程陪同的稠繁县县长苗梁说：“沙尘暴、泥石流，直接威胁到当地人民的生存环境。你这个父母官，肩头担子可不轻啊！”

刚过不惑之年的苗梁苦着脸说：“是啊！稠繁是国家级的重点开发扶贫县。县志记载：‘本邑沙浮土浅，梯石而耕，连雨则漂，连晴则涸。小民贪利，伐树助薪，刨根为炭，最为害事。’我接的是一副烂摊子，历史遗留的问题很多。抗战时，贺龙元帅在此曾率领八路军将士与日寇浴血奋战，这里是一块浸满烈士鲜血的红色土地啊。罗部长是老领导，您还在我县工作过，经验一定很丰富。希望您能指点迷津，帮助稠繁早日脱贫致富。”

“指点迷津不敢当。改变山区贫困落后的面貌也非一日之功，发动群众，群策群力，才有扭转乾坤的伟力。人心齐，泰山移嘛。”

“是，我记下了。”

“你是苗家峪出来的，向你打听个人。”

“哦，请讲。”

“苗家峪有个叫苗栋的林业技术员，不知你可熟识？他现在可好？”

“他就是我的大哥。现在是苗家峪村小学校长。”

“明天上午你带我去一趟苗家峪看看，我在那工作过五年呢！”

“好！好！太好啦！”

说话间，司机一个刹车，已来到县政府大门口。人们纷纷跳下车，跟着苗梁向门内走去。

采风团员来到县府食堂就餐，主食是小米饭、荞面馍馍，菜是猪肉炖粉条、土豆炒鸡蛋、豆腐白菜汤。尽管他们早已饥肠辘辘，但咬着黑糊糊的荞面馍，吃着粗糙的小米饭和缺姜少葱、没有黄酒、酱油调料的猪肉，喝着淡而寡味的菜汤，实在难以下咽，都略吃几口便搁下筷子。好多女演员纷纷抱怨，把一片片油汪汪的大肥肉挑出来丢在桌子上。苗梁看着满桌只咬了一两口的剩馍，只动了几筷的剩菜，暗暗叹气。这已经是县府对贵

客最高规格、最体面的招待了。

稠繁县实在太穷，竟连一家剧场和影院都没有，演戏放电影，都在县城的一个露天广场上。慰问团在广场土台上演出时，台下黑压压地站了三万多人。寒风卷着疏雪，向破衣旧衫的乡亲们袭去，竟无一人退场。尤其是那些跷着脚尖、流着鼻涕、瞪着大眼观看节目的孩子，真是太可爱了。演出结束后，一群孩子围着罗明阳，好奇地瞧着他腰间挎的相机。这时，他随手从包里拿出自己刚出版的《处世歌诀》，递给身旁的山里娃。

“这是爷爷送给你们的书，在课外时间读一读。”

“爷爷，我不识字。”

“爷爷，我没上过学。”

一个十三四岁背着男婴的女孩，走近罗明阳身旁，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爷爷，我想上学！”

这句话像个导火索，引起了连锁反应。

“我想上学！”

“我想上学！”

“我想上学！”这不正是罗明阳小时候向母亲的呼号吗？听了孩子稚嫩、朴实、天真的呼喊，罗明阳不禁心头一酸，“哦”了一声。拿出钢笔和本子，问孩子们：

“你们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铁柱。”

“我叫招娣。”

“我叫巧丽。”

……

“您问名字干什么呀？”

“我想帮助你们上学呀。”

“哦，太好喽，太好喽！”

罗明阳问苗梁：“现在山区怎还有那么多孩子失学呢？”

“原因很复杂。既有经济原因，也有认识上的原因。有人觉得孩子‘将来成才，不如现在来财’，就让孩子弃学去打小工。说什么‘做工去一天，能挣两三元；上学去一天，得个圆圈圈’。当然了，主要还是经济困

难，做父母的谁不望子成龙呢？可许多家长真没钱给孩子交学费呀。”

“我来承担十个孩子的五年学费吧。”

“谢谢您！这不仅是对孩子的关怀，也是对我这个县长的支持啊。”

“不能这么说，这是我应尽的义务。那时我“文革”中的问题还没彻底平反，给我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没撤销，带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到了稠繁。而稠繁的父老乡亲却没把我当外人，给了我那么多的关怀和温暖，这种恩情是报答不完的呀。你们这里一个学生一年的学杂费要交多少钱？”

“一百五六十元吧，一个学生一年有二百元的学杂费足够了。”

“我助学的每个学生每年四百元吧，我一回家就把钱寄来。”

“用不了那么多钱。”

“用得了。我想，除了交学费还得让孩子买点课外读物呀，买点学习用品呀。这四百元要通通花在孩子身上。”

讲到这里，罗婕插口道：“爸，这山里就真有这样穷吗？那里的家长就真的不让孩子上学？真的就连几百块钱的学费也交不起吗？”

罗明阳脸色凝重地说：“是啊，我原来没有去实地察访前，也没有想到稠繁县的偏僻山村中，会有这样的穷困。但是现实确实是这样的，女儿啊，接下来我给你讲段我这次遇上的事情。”

我和当地县委书记苗梁到了当地的村子，发现好多人还住在树枝柴火搭成的破草屋里，当时就听到里面一个小女孩尖锐的哭声：“呜呜，你偏心眼儿，我就是要上学！要上学！”

“呸！一个丫头片子，早晚是人家的人，上啥倒头学，明儿替老子放羊去！”

“我不嘛！我不嘛！”

小女孩声音极清亮，颇有穿透力。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止步，向门内张望，这是一间低矮霉烂得快变成黑泥的苫草房，一条土炕占了屋子半边面积，炕上没席没褥，一个白发老太坐在炕头淌泪抹眼。土灶上搁着几只粗陶大碗，沿墙根靠着铁镐、铁锄。全屋的家当，满打满算，不足百元。

此时，一个光着上身的汉子，看样子是屋主，后来知道他叫刘黑旦，正在勃然大怒，指着女儿斥骂：“死丫头，老子一颗汗珠摔八瓣，一年只挣一两千块钱，要养活你们几个小讨债鬼，哪有钱供你上学！你趁早死了这

条心吧。”

一个背门负手而立的男子，后来知道他正是县长苗梁的胞兄，时任乡村小学校长，在那里恳切地劝道：“黑旦老弟，你就让百灵上学吧，我帮她交一半学费。”

苗梁发现胞兄在此，还未及开口，那黑旦早已叉着腰骂开了：“吃的灯草灰，放的轻巧屁。就算一半学费，也得花百来块钱呢。”

“读书总要用钱的，孔夫子收学生也要一捆干肉哩。咱可不能怕花钱，耽误娃一辈子呀！”

“什么耽误不耽误！念那些破书，又不能当馍啃。你给我闭嘴，滚！”黑旦不由分说，伸出一双脏得像熊掌的黑手，使劲将苗栋拖到门口，往外一推，“咣当”关上破门。苗梁见胞兄踉踉跄跄，站立不稳，急忙和小沈上前出手扶住，问：“哥，您没事吧？”

我仔细一看，这苗栋手指粗糙皴裂，不到五十岁的人，已是两鬓苍苍，额头刻满皱纹，头扎羊肚白毛巾，身穿灰布棉袄，脚蹬千层底黑布鞋，鼻梁上架一副断了腿缠上麻线的近视眼镜，一看便知是位清贫的乡村教师。

罗婕越听越是气愤，说道：“天下哪有这样的父母，真是太过分，不让孩子参加应有的教育，是家长的失职，校长亲自去劝说还推搡人家，真是‘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’。”

罗明阳叹了口气道：“唉，归根结底，都是一个穷字啊！据当地的校长说：村民太穷，整个苗家峪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不满百分之三十。就拿刚才那户人家来说吧。全家六口，年收入只有一千二百元。每个孩子一年近二百元的学杂费，确实让家中承受不起。校长和老师动员孩子上学，被人赶出、骂出、甚至打出，是家常便饭。”

罗婕也叹气道：“这就是越穷越愚昧，越愚昧越穷，就成恶性循环了。”

罗明阳接口说：“可不是吗？有个记者在稠繁县采访一个小羊倌，记者问小男孩：‘放羊干什么？’答：‘养大卖钱娶媳妇。’问：‘娶媳妇干什么？’‘生孩子，放羊。’别人看了都哈哈大笑，我却欲哭无泪。这段令人失笑的对话，佐证了一个尚未引起国人注意的社会学问题，如果不重视教育，贫穷和愚昧将世代相传，这很可怕。洋务教育大师张之洞在奏章中云：

‘中国不贫于财，而贫于人才。今日中国欲转贫弱为富强，舍学校而无下手之处。’他所创办的两湖总师范学堂，招收培养了李四光、闻一多等一大批我国近现代各种人才。“二战”后，日本陷入饥饿破产的边缘，首相吉田茂上任伊始，便四处寻访文部大臣。他认为，教育之道，应该由幼童着力。大家应该想想办法，绝不能让一个孩子失学。”

夫人何敏这时插口道：“难道他们县里的财政，就不支持一下当地的教育吗？他那县长苗梁怎么当的？”

罗明阳苦笑着说：“我当时就对苗梁说：‘听说你当稠梁县中校长兼高三班主任时，一连出了三年省高考的文科状元和理科状元，轰动了全国教育界。许多省市高校向你伸出橄榄枝，你一概谢绝。如今你当了县长，县财政就应该对教育重点倾斜，重点扶持才是。’

可那苗县长苦笑道：‘县财政一向寅吃卯粮，只好甩包袱，提出‘人民教育人民办’、‘人民水利人民修’。县贫民穷，既无钱办教育，更无钱修水利。有年夏天，山洪暴发，平地水深一丈，冲跑淹死了几个上学的儿童。打那时起，我哥辞去县中教职，来到苗小任教。每逢下大雨，往返背学生上课，一转眼，便过去十六年了。’”

罗明阳接着又说：“我一开始对那刘黑旦很是厌恶，哪有当爹的那样对待自己女儿的？后来觉得他也是出于无奈，我们正往回走，就听到背后响起小猪刺耳的惨号，有个汉子高叫：‘苗校长，等一等！’我们愕然回顾，只见黑旦背着竹篓向他们奔来，到了面前，向苗栋躬身致歉说：‘苗校长，对不起！都怪我脾气太躁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。’

接着他放下背篓，指着一只捆住四蹄，仍在叽哇乱叫的猪崽，凄然笑道：‘唉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儿子闺女都是我生的。我不能偏心眼儿，把这小猪卖了，给闺女交学费。’”

罗婕插口道：“小猪能卖几个钱啊？”

罗明阳摇头道：“不值钱，猪养大了才值点钱，小猪崽也就一二百块钱罢了。卖掉实在是太可惜了！”

母女两人听了，不由也都为刘黑旦一家感到同情。

罗明阳接着说：“你猜那刘黑旦是谁？他就是我在六四五厂当书记时的工人，时隔近二十年，他还能认得出我。他说我除了胖一点，老了一点，

相貌基本没变。还说什么我最主要的特征，是眉心有粒黑痣，俗称‘二龙抢珠’，是大富大贵的福相。”

何敏突然回忆起来：“嗯，是刘黑旦啊，当年他还是一个放羊娃呢，他父亲是个木匠，手艺挺好的，现在还健在吗？”

罗明阳凄然说道：“唉，他爹已经过世了，他妈倒还在。但是住在那间四处漏风的草棚子里，双腿都瘫痪了，站都站不起来。他家有三个男一女四个小孩，穿着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破袄，露出猪油渣似的棉花，最大的约十二三岁，最小的只有四五岁，瞪着乌溜溜的小眼睛，怯生生地盯着客人。”

何敏道：“真是挺可怜的，确实应该帮帮他们！”

罗明阳说：“是啊，黑旦娘只比你我大几岁，但因为生活的压力，老得就像和咱们两辈人似的。我当时就打开皮包，数出五张百元大钞，递给她：‘大嫂，我来得匆忙，也没给你们带礼物，这五百元钱给孩子交学费和买件新衣服吧。’结果黑旦娘再三推让，最后在苗县长的劝说下，才伸出枯树枝般的瘦手，接过钞票，又让孩子们向我磕头。我当时那个难受啊：乡亲们生计这么艰难，我这个老共产党员心里有愧啊！当年山里人对革命贡献最大，如今山里人生活最苦。难道我能袖手旁观吗？”

罗婕突然说：“那刘黑旦的老婆呢，这些孩子的妈呢？”

罗明阳叹气道：“一看他家那个脏样子，就知道屋里没女人。我以为是离了婚还是早早病故了，一问苗栋，结果是既没离婚也没死，因为有几份姿色，跟一个常来山区转悠的货郎私奔了。”

罗婕眼瞪得溜圆：“什么？私奔？扔下四个孩子不管，自己私奔，还有母性，还像个当娘的吗？”

“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！苗家峪如今是全县有名的光棍村。小伙子没钱，娶不上媳妇。只好用家中姐妹换亲、转亲。娶回来也留不住，不是出逃就是央求人贩子将自己卖了。穷嘛，没有梧桐树，留不住凤凰来啊！因为穷，也留不下文明和知识，因为贫穷，不读书，所以愚昧，有些二愣子以敢打村支书为荣，有些亲兄弟能为一瓢水打得头破血流。许多村民懒惰成性，弄到点钱，不顾妻儿老小还在饿肚子，先打瓶酒自己喝个痛快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家庭暴力层出不穷。赌博、偷盗、斗殴成风。难怪文学巨匠雨果说：‘多建一所学校，就少建一座监狱。’马克·吐温也说了类似的话：

‘你每关闭一所学校，你就必须开设一座监狱。’由于辍学儿童太多，县教育局只好采取撤点并校的措施，砍掉了三分之一较偏僻的学校。有些家长嫌学校路远，就更不让孩子上学了，这就是你刚才说的恶性循环吧。”

冰雪聪明的罗婕好像听出点眉目了，她灵机一动说：“哎呀，爸，你不会答应他们捐助建一所学校吧？”

罗明阳点了点头说：“是啊，你没见那苗家峪小学呢，还在二十年前的旧址上，地基早已塌陷，土墙布满裂缝，水泥黑板被磨得变成灰白色。校长苗栋说：山区的孩子根本就不知道粉笔有彩色的，我有一回到省城开会，给每个学生买了一个文具盒，还有铅笔、橡皮等。我已经说明是文具，但还是有好几个孩子闻到橡皮的甜香，竟拿到嘴里咀嚼，结果连吐都来不及。”

接过女儿递过来的一杯水，罗明阳焦急地接着说：“这怎么行！中国如果源源不断地产生文盲，又如何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要知道，有了文化穷不久，没有文化富不长。”

何敏却着急地说：“前几天你刚取了四千元钱去邮局汇了款。这事倒也罢了，建一所希望小学？这可不是个小数目，你盘算过没有？”

罗明阳沉吟道：“算过。如果基础设施，硬件软件都讲究的话，那就没底了。要办个完小，六个年级的校舍、教室、操场、师资，教学器具，至少也得五十万。我当时给他们打了保票：我出资五十万，建一所希望小学。半个月后，资金到位。”

夫人何敏听到这里，脸色大变，发急骂道：“你吃错药啦！家中哪有五十万？你每月的退休工资虽有三四千，但隔三差五就要接济人。现在家里全部存款只有二十万元。你打肿脸充胖子，想当慈善家啊！”

罗明阳慨然说道：“我从黑旦家出来，就一直筹划这事。新中国首位女省委书记万绍芬同志讲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：‘以权谋公，用权为民。不带老区人民致富，就对不起老区人民。’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对记者说：‘不帮穷人消除贫困，是经济学家的耻辱。’我要补充一句：‘不帮孩子重返教室，是各级干部的耻辱。’有权时，扶植文化，支持教育，是一种善举。虽然我已退休，也无权无势，但我还可以竭尽全力，帮助孩子，决不让愚昧世袭。”

何敏打断他的话：“我不管你这些大道理，这二十万元钱不许动，那是给婕婕准备的嫁妆和你我的养老钱。你想施舍穷人，自己外出化缘去。”

罗明阳胀得脸色通红，气得手足乱颤，指着妻子斥道：“住口！不准你污辱老区人民，他们不是乞丐，是革命的功臣。我这么做，不是施舍，而是报恩。”

何敏冷笑道：“报恩！就算报恩，也要有实力。你看过报纸没有？中国东部和西部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儿。近年来，咱省仅一个滨湖市的国内生产总值，就超一千亿人民币。而大西北五个省区，一年总产值相加，不过才一百八十亿元。那里数千万民众温饱还成问题。你罗明阳纵然倾家荡产，能供得起所有失学儿童上学，能普救众生吗？”

罗明阳说：“你问得对！别说我一个囊中羞涩的退休干部，即使世界首富，把全部家产捐得一文不剩，也无法让整个大西北富裕起来，这要动用全社会的力量。党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方针太英明了！教育扶贫，这是一缕春风，吹绿连绵的山峰。一道春潮，融化久冻的冰层。一声霹雳，唤醒苍茫的大地。一场春雨，飞出缤纷的彩虹。”

何敏耸耸肩，不屑地：“少来咬文嚼字，我不爱听！”

罗婕扑哧一笑：“老爸的文艺细胞可真发达，跟妈一边吵架，一边还能作诗，太有才啦！”

罗明阳也忍不住笑了，佯骂：“死丫头，尽拿你爸寻开心。”

罗婕正色道：“爸，这件事是您老人家考虑不周。你要行善，也得量力而行。您资助十个八个穷孩子上学，无可非议。但一出口就是捐助一所学校，未免太轻率了。家中的情况您又不是不知道，就算我和妈支持您，倾囊而出，另外短缺三十万，您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？做新时期的武训，托钵化缘呗。武训自幼丧父，随母沿街讨饭度日。母亲死后，他有时乞讨，有时帮工，用积攒了三十年的钱，在柳林庄、临清办了两所义务学校。为办学，他终身未娶。弥留时，听到学生的读书声，还睁开眼睛微笑。我从小家境贫寒，无钱读书，对这位伟大的贫民教育家极为钦佩，发誓要学习他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高贵精神。我认识不少企业家，向他们开口，估计不会驳我的面子。三十万元，对于那些资产过亿的企业来说，不过小菜一碟。”

“爸，您太天真了！政界和商界，是最势利、最欠缺人情味的群体。如果没有利益，任凭您舌灿莲花，也休想他们出血拔毛。”

“这……”罗明阳宦海沉浮数十载，焉能不知女儿所言属实。跟红顶白，见高拜，见低踩，本是人之常情。只是炎凉之态，富贵更甚于贫贱。也许自己一辈子难改诗人本性了，遇事好激动、好冲动，见到有困难的人就想尽力帮助，这也是为官的大忌。他预感自己的人格尊严将为兑现诺言而丧失殆尽，但他决不言悔。

档案袋里的子弹

夜已深沉，和妻女争执了一番的罗明阳，虽然也照例服下了安眠药，但还是难以入睡，他脑海里又浮现出这样一个疑问：稠繁县为什么这样穷呢？

这时罗明阳又像过电影一样，回想起当时驱车来到苗家峪时的情景。

那日清晨，罗明阳带了秘书小沈，随苗梁驱车前往苗家峪。

出了县城不远，便是绵延无尽的秃岭荒丘。车又开了约一小时，罗明阳见四周山体布满大小不一的石坑，忙对苗梁说：“苗家峪应该到了吧。”

苗梁笑道：“这里早已是苗家峪的地盘了。”

罗明阳大惊道：“怎么？这里就是苗家峪！不可能！当年为了备战，大搞三线建设，从北京迁来一个专印钞票的六四五厂，我时任党委副书记。带领一千多名职工，利用业余时间，苦战两年，种下八十万株树苗，遍及十几个山头。我离开时，荒山变成花果山，现在呢？树木花草，通通上哪儿去啦？这哪像春天？跟寒冬并无二致嘛！”

“您说对了，这是一年四季是冬天。因为春无花草，夏无瓜果，秋无粮棉。除了石头蛋，还有山药蛋。稠繁是一个拥有七十万人的农业大县，年财政收入只有两千多万元。县委县府响应党的号召，鼓励群众放开手脚奔小康。早就穷怕的乡亲们铆足了劲，恨不得一夜暴富。可这里地瘠天寒，生物鲜少，既无法‘招商引资’，也无法‘借船出海’。前些年，有个新调来的牛副县长路过苗家峪，顿时眼睛一亮，立马赶回县城，向县委书记刁国柱作了汇报，并谈了自己的设想。书记很重视，跟县长一合计，决定立即召开县委扩大会议，我当时是教育局长，也去开会。”

罗明阳失声叫道：“坏了！苗家峪的树林要遭殃了。”

“罗部长真是见微知著，料事如神。会议由牛副县长作专题发言，他说：‘自古以来，便是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靠着大树有柴烧。咱县穷的根本原因，就是潜力没得到挖掘，资源没得到利用。苗家峪十几个山头郁郁葱葱，那是咱县的摇钱树、聚宝盆。把几十万株花木连根刨起，卖给富甲天下的山西煤老板，供其点缀美化庭院，咱县就发啦！’

县里马上成立一个木材资源开发公司，任命牛副县长为董事长、总裁。

第二天早上，姓牛的便来到苗家峪坐镇指挥，规定村民每刨一棵树，付酬两元，但不准掘断根须。村民高兴坏了，全家老少齐上阵，刨一天树的收入，超过平时一个月，每天挑灯夜战。据老一辈人讲，声势和热情不亚于当年的什么“大跃进”、“大炼钢铁”。那些日子，太原、大同、榆次、阳泉等大中城市的运输车日夜穿梭往来。很快，县里阔了，扬言要斥资六千万，造一栋西北诸省最豪华的县级政府办公大楼。主管干部发了，忙着买房买车，有的包二奶、有的养小三。村民腰包鼓了，地也抛荒了，整天游手好闲，吃肉喝酒打扑克、搓麻将。”

小沈不解地问：“怪了，我看整座县城破破烂烂，哪有什么豪华的办公大楼哇！怎么搞的？”

苗梁愤恨地说：“姓牛的妻儿老小都在国外，国内已无直系亲属，是标准的‘裸官’。他重金贿赂上级，独揽树木买卖大权，包藏祸心，预先将黑钱流到境外，嘴上却唱高调要造大楼，只不过是虚晃一枪，放个烟幕弹迷惑众人而已。又以考察为名，安排县里主要领导出国逍遥，每人奉赠美元八千。一到国外，他就金蝉脱壳，从人间蒸发了。卖树的三亿元人民币，用于上下打点和付给村民的报酬约六千万，其余的都被他席卷而空。那一届班子大多就地免职，有的还受了刑事处罚。”

罗明阳质问：“那败类玩弄同僚于股掌之上，难道你们就没一点警惕性？”

苗梁老实回答：“没有。县里的干部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认为他有能力、有魄力、出手又大方，巴结他还来不及呢。苗家峪的树木太多了，牛国泽只卖了不到一半。此人聪明绝顶，懂得适可而止、见好就收的道理，捞足了毫不恋战。他一走了之，留下很多后遗症。最要命的是，附近村民见苗家峪人发了财，仍有大片林木，纷纷扛了铁镐蜂拥而至。刨树、